

# 紅粉霸王 (下)

渚葛青云 著

中華文化出版公司



# 红粉霸王

诸葛青云著

(下)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# 红粉霸王

诸葛青云 著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霸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·36印张 778千字

1988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50000册

ISBN7-80042-043-4 / I·37 全三册定价：11.50元

## 第六十三章 蛙皮软鼓奏奇功

艾凤翔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，起身轻声道：“芸妹，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……黄姑娘的伤全好了？”

项小芸目注着像老僧入定般的凌磊道：“先不谈别的，且说说你是怎么遇到他的，又怎么使他驯服了的？”

艾凤翔得意地一笑，但却有些讶然地道：“怎么，莫非芸妹知道这老家伙的来历么？……说起来可真是异数，小兄在洞庭湖边获得了一只巨蛙，蛙皮性韧，不下于人皮，小兄灵机一动，就在湖边做了一面蛙皮软鼓，鼓成之后，试击一通，不料就引去了这位……疯侠……”

项小芸沉凝地道：“这位疯侠不是别人，就是玄昊真人嫡传的后人，姓凌名磊。”

艾凤翔讶然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芸妹是见过他的了？但他疯疯傻傻，芸妹又怎知他是玄昊真人的嫡传后人呢！”

项小芸柳眉一掀道：“这要说来可长了，回头我会慢慢地告诉你，还是说说你怎样使这位疯侠变成这付样子的吧！”

艾凤翔剑眉一轩，神采飞扬地道：“小兄在敲击蛙皮软鼓时，这位疯侠无声无息地到了我的面前，当我发觉他时，他正对我嘻嘻傻笑。

小兄当时吃了一惊，因为他正站在我的对面五尺左右，而我对他是怎么来的却一无所知，小兄连忙收起软鼓，向他问话，那知他一言不发，出手向我就抓……”

项小芸骇然道：“他武功之高，令人莫测高深，那一抓只怕艾大哥难以招架吧！”

艾凤翔面色一红道：“那一抓并非要抓我，而是抓我的蛙皮软鼓，小兄躲闪不及，果然被他一把抓了过去。”

小兄立刻就看出是位稀世高手，以小兄的造诣，若与他出手抢鼓，实在是不智之举，故而只好由他拿在手中把玩。

他拿着把玩了一会，不住连声称赞：“好鼓，好鼓。”最后却把它又交回了小兄手中。

由他的神情语调之中，更可看出他是个疯傻之人，小兄心中一动，又动手敲击蛙皮软鼓。

因为小兄忽然想到‘音功摄魂’之学，虽然小兄的音功造诣还不到使人神魂受制的程度，但对付一个已经疯傻之人，却还是绰有余裕，于是小兄试奏了一阙摄魂小令‘南柯吟’，结果这一着果然收效，立刻把这位武功登峰造极的疯侠制住了！”

项小芸欣然道：“除了能使他这样痴痴迷迷之外，你的软鼓还能使他怎样？”

艾凤翔傲然道：“小兄凭这一面蛙皮软鼓可以使他行、止、坐、卧，也可以使他进、退、战、和，总之，他的一切一切，都可用鼓声控制，不过……小兄却有说不出的苦衷……”

项小芸欣然道：“不论对你来说，还是对整个武林来说，这都是绝大的喜事，怎么你会有说不出的苦衷！”

艾凤翔叹口气道：“这位疯侠内功造诣太深，我的软皮音功虽可使他受制，但不论奏何种曲子，都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那也就是说每隔半个时辰，就要击上一通软鼓，否则，他就会又发疯病，甚至会把我弄死……”

项小芸皱眉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头痛的问题，不论你精神多

好，也难支撑三天五日，设若一个疏忽，就会发生问题！”

艾凤翔认真地道：“所以小兄有一个不得已的想法，那就是等我实在支撑不了的时候，只好把他催眠过去，一走了之……”

项小芸认真地道：“不行，咱们要想办法，尽一切的可能制住他……”

艾凤翔抓抓头皮，忽又抓起鼓锤敲击了下来，因为疯侠凌磊已经有些手足抖动，露然是快要醒过来的模样。

艾凤翔鼓声一起，只见他立刻沉静了起来，又复瞑目趺坐如前，艾凤翔费了半盏热茶的时光，方才一阕鼓罢，颓然停下手来。

项小芸柳眉深锁，忖思着道：“这样长久下去，实在不是办法，但……”

黄一萍笑盈盈的接口道：“恕我打断了你们兄妹的谈话，我对这事倒愿意提供一点意见……”

艾凤翔忙道：“黄姑娘请讲！”

黄一萍从容地道：“艾大侠与神行酒丐艾老人家分手了多久，可知他在于何处？”

艾凤翔剑眉微锁道：“我与我那化子侄儿离开崂山之后，就彼此分手而行，在下先后遇见了二十余位武林朋友，都是颇负盛名之士，其中有河洛双侠，伍氏三雄，闾中神龙慕容高等，连只剩了一条腿的日月魔翁金振明也被我邀去了泰山……”

项小芸接口道：“那老儿变成了什么模样？”

艾凤翔摇摇头道：“金老儿图谋日月双珠不遂，远走鲁东，没料到却在崂山之中损失了他的右腿和他的得力助手也

是拜弟的铁笔先生罗子匡，因而使他心灰意懒，抛却杏花山下的日月山庄不回，却跑到吕梁山结庐而居，要在那里阴居终生，是我说动了，他已答应邀约他的好友商山双叟，以及六指抓魂娄万杰等人克日同去泰山黑龙潭边与天下侠义道聚晤，同襄荡魔之举……”

项小芸颌首道：“这些人在武林中虽可算一时之选，但对付皇甫老魔却只能助助声势，眼下重要的问题，还是如何控制和利用凌磊……”

不待艾凤翔答话，顾自又转向黄一萍道：“黄妹妹的意思可是要找到艾皇堂再找庄老七么？”

黄一萍含笑道：“项姐姐说得对极了，庄七先生今世名医，只要把他找到，大约就有治好他的办法……”

艾凤翔道：“治好了他的疯病，就能够使他为荡邪涤魔尽力么？”

黄一萍笑道：“这一点倒是不容怀疑，不过，这其间却还有另一个问题……”

艾凤翔接口道：“就算庄老七能医得好他的疯病，虽知道他是在于何处，又谁知他几时能赶到，这段时间……”

黄一萍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，一面寻找庄七先生，一面最好找一个能够替你分劳之人！……”

艾凤翔大喜道：“这容易，如果黄姑娘或是芸妹有意帮忙，只要学上一首曲子，就可反复使用，而且，以你们两位的聪明而论，不论谁学，保证一学就会！”

项小芸微微一笑道：“可惜我对那蛙皮鼓没兴趣，只好要黄妹妹帮你了！”

黄一萍也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也不行，你们两位大约都知

道，家师一剑先生门规至严，虽是一通挝鼓之技，未得家师允诺，小妹也不敢作主来学。”

艾凤翔两眼一翻，道：“这就难了，黄姑娘建议在下找个帮手，但你们两位却都不肯相帮，而我目前与这老家伙半个时辰都难以分开，这要我……”

黄一萍一笑道：“我既然提出这个建议，自然就想到一个人，只要艾大侠首肯，谅来没有什么问题！”

艾凤翔忙道：“这人现在何处，在武林中是否有些名头！”

黄一萍神秘地笑道：“认真说来，这人不但在武林中没有藉藉之名，而且他是个丝毫不解武功之人，不过，却可以算是一块未经雕凿的美玉，略经调教，一通挝鼓之技，大约还不致有何问题！”

艾凤翔困惑的两手一摊道：“人呢？”

黄一萍伸手遥遥一指道：“艾大侠没有看到么？”

原来她指的竟是由岳阳城中带路而来，因见到庙中死亡惨象而昏过去的那名化子。

艾凤翔投注了一眼，近乎恶心的吐了一口口水，半晌没有言语。

项小芸细细看了那化子一眼，神采飞扬地一笑道：“黄妹妹的话儿不错，别瞧这小化子肮脏，但确是一块好材料，艾大哥就收他做徒儿吧！”

原来那化子年不满二十，倘若洗洗干净，修饰一番，倒也是一表人材。

艾凤翔又仔细的投注了那化子一眼，似是印象好了甚多，当下不由站起身来，将那化子一脚踢得醒了过来。

项小芸欣然一笑道：“行了，艾大哥且在这里调教徒弟，



我要和黄妹妹先去办一点事儿，咱们……”

艾凤翔微怔道：“你们要走？”

项小芸笑道：“咱们还要一齐合作办一件大事呢，我们怎么会走，这样吧，咱们订上一个约会，在蜈蚣岭上相见如何！”

艾凤翔困惑地道：“去蜈蚣岭又是为了什么，还有，芸妹还没说说别后的一切呢……”

项小芸含蓄地道：“这些事以后慢慢再说不迟，去蜈蚣岭主要的是为了解开疯侠凌磊心里的死结，也许对医他的疯病有些帮助，找令侄艾皇堂的事，我们会再找丐门弟子傅讯，记住，这庙里不必进去了……令徒会告诉你一切，还有到蜈蚣岭上之后，千万小心一些，因为那里大约也有咱们的死敌……”

这些话信口而出，听得艾凤翔似懂非懂，但项小芸却不管他反应如何，拉着黄一萍如飞而去。

那化子由昏迷中醒来，迷迷糊糊，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见两位姑娘如飞而去，心中不免骇怕，爬起身来，撒腿就跑。

但跑出没有几步，忽觉得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硬把自己吸了过去，蓬的一声，摔于就地之下。

此时他才看清，将他摔于地下的是一位白衣书生，不远处还坐着一个须发虬结的老头。

他方欲开口讲话，那白衣书生却忽然飞起一脚，将他踢得飞出两丈余远，又摔到了一簇草丛之中。

他心里不由一凉，心想那两位姑娘跑了，却拿我来垫背，不用说庙里那些化子准是这白衣书生和那老头杀的了。

他记得方才自己逃跑时，那白衣书生不过虚空一抓，就把自己抓得足不点地地摔了过去，这人分明是个武林中的高手，逃也没有用处，干脆认了命吧，于是两眼一闭，静待诛戮。

艾凤翔见那小化子爬在草中不动，忍不住走了过去，轻声喝道：“你死了么？”

小化子没有应声，艾凤翔又复轻轻一脚，将他踢得翻过身来，只见他睁眼瞄了艾凤翔一眼，又赶紧把眼睛闭了起来。

艾凤翔倒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当下柔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那小化子听艾凤翔问他名字，心中倒为之一宽，连忙应道：“小的叫范不饱。”

艾凤翔皱皱眉头道：“好难听的名字。”

范不饱呐呐地道：“小的是个弃儿，根本没有名姓，日以乞讨为生，很少能够吃顿饱饭，所以才自己取了个范不饱的名子。”

艾凤翔笑笑道：“好吧，范不饱，你可愿做我的徒弟？”

范不饱倒也乖巧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翻身跪在艾凤翔面前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弟子给您叩头了！”

端端正正，一连磕了四个响头，仍然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

艾凤翔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跟我当徒弟第一件事就是要干干净净，你这付肮脏样儿我可看不顺眼！”

范不饱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徒儿也是最爱洁净的人！”

艾凤翔淡淡嗯了一声道：“其次，一切要听为师之命，要你生你不能死，要你死你不能生！”

范不饱暗暗一伸舌头，应道：“徒儿一切应命，悉听师父支配……师父，这庙中……”

艾凤翔两眼一瞪道：“不要管那庙中的事，快来跟我学鼓！”

范不饱怔了一怔，有些失望地道：“学鼓？原来师父是打鼓的？”

艾凤翔沉声一哼道：“打鼓有什么不好，老实说我收你做徒弟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打鼓！”

范不饱吃了一惊，一迭连声地应道：“愿意，愿意，其实……徒儿最喜欢打鼓！”

于是，范不饱正式认艾凤翔为师，敲打蛙皮软鼓。

如今且说项小芸与黄一萍两人，在离开艾凤翔之后，两人风驰电掣，迳向蜈蚣岭的方向扑去。

但两人走出七八里路之外，却收住脚步，向一片丛林中隐去。

此刻不过正午过后不久，万里无云，一片晴空。

黄一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项姐姐，大约是要在这里待到天黑吧？”

项小芸遥遥一指，道：“依照方位形势看来，那面大约就是蜈蚣岭了，那凌淼不是好缠的人物，咱们此刻去做什么呢？”

黄一萍道：“只可惜方才不曾与艾大侠约好时间，倘若他去得早了……”

项小芸噗哧一笑道：“你这样聪明的人，怎么忽然糊涂起

来了？那小化子虽然还算聪明可教，但以一个毫无武功基础的人来说，学一通蛙鼓音功，也不可能在一时半刻之内学会，至少，大约也要到入夜之后，此外，他们去蜈蚣岭，这里是必经之路，倘若他先咱们而去，在这里正好拦得到他……”

投注了黄一萍一眼，又接下去道：“其实我要早些离开的原因，只是为了讨厌他罗嗦。”

于是，两人就在丛林之中选了一处适当的地点匿藏下来，一面监视着来路之上，静静等待。

时光慢慢逝去，不久已是黄昏之后。

艾凤翔仍然没有影子，遥望蜈蚣岭，却已是一片朦胧。

黄一萍忖思了一下，道：“蜈蚣岭上半日不见动静，眼下天色将黑，咱们还是早去勘查一下，免得路径毫不熟悉，反而因之吃亏误事！”

项小芸颌首示意，两人正要动身时，却听得一阵脚步声遥遥传了过去。

项小芸略一倾听，道：“脚步声只有一人，可知绝不是艾凤翔，咱们最好躲一躲……”

黄一萍颌首道：“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树上，咱们就学一次猴子吧！”

项小芸淡然一笑，与黄一萍双手相携，同时向一株巨树之上扑去。

树上枝叶茂密，匿身树巅，树下的一切均可一目了然，不久之后，果见一条人影蹒跚地走了过来。

两人俱皆看得清楚，一时不由俱皆一怔。

只见走来的是一名年老僧人，至少当在八旬以上，腿部

之上鲜血淋漓，走起来一瘸一拐，说明了他已受伤，但双眼开合如电，又说明了他是一位内功精湛的能手，在他背后斜插着一柄宝剑，金镶玉缕，单由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是一柄上古神兵。

那老僧似是有些走不动了，蹒跚着进入林中，就地跌坐了下来，瞑目养息，位置则刚好在项小芸与黄一萍匿身的树下。

两人互视一眼，屏息凝神，静观变化。

不久，但听衣袂啸风之声大起，一条黄影迅如电掠，疾扑而至。

单由那黄影在轻功身法看来，就可知又是一位稀世高手。

项小芸目注黄一萍，悄以传音之术道：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如今看来，当年的‘武林十七奇’，实在是浪博虚名，单以这两人的成就而论，大约就远在武林十七奇之上！”

黄一萍也以传音之术应道：“世上高手多如过江之鲫，只不过他们少在江湖出现，锋芒不愿轻露，以致少为世人所知而已！”

两人暗中谈话之间，那来势绝速的黄影已在林外停了下来，两人都已看清，那是一个年龄极老的尼姑，至少也在八旬以上。

那老尼姑在林外停下身来，轻诵一声佛号道：“悟元老秃，还不快些出来受死！”

显然她是追踪那受伤的老僧而来，而且已经知道那老僧是隐身林中。

项小芸与黄一萍同感讶然，既不知这一僧一尼的来历，

也不知两人因何结仇，以两个年近百龄的佛门弟子，竟以性命相搏，实在使人费猜。

那老尼姑声色俱厉，但那在林中趺坐的老僧却是动也未动，恍如已经入定，又像已经圆寂，竟是睬也未睬。

那老尼姑肩头上只斜插着一柄银丝拂尘，只见她探手拔了下来，冷峻地叱喝道：“悟元，如你再不出来，贫尼可要杀进林中去了！”

悟元老僧这次有了应声，只听他低沉地诵声佛号，道：“了凡师太，我佛以慈悲济世为旨，你何以定要赶尽杀绝？”

了凡师太咬牙道：“因为我恨透了你，不杀你此心难甘……”

树上的黄一萍悄以传音之术向项小芸道：“这一僧一尼之间看来问题并不简单。”

项小芸也为那老尼姑之言所动，微微颌首，静听下文。

悟元老僧深深的吁了一口长气，道：“一入佛门，四大皆空，你何必还斤斤计较当年之事？”

了凡师太恨声道：“我身入空门，一生在痛苦之中渡过，都是受你之赐，老实说我忍耐一生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杀你雪恨，悟元，这一天已经到了！”

悟元老僧连连叹气道：“老师太不能再多想一想么？”

了凡师太哼道：“除非黄河枯，泰山崩，否则休想要我死了杀你之心！”

悟元老僧长叹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我是难以并存的了？”

了凡师太厉叱道：“你知道就好……是你出林来，还是我入林去？”

悟元老僧沉凝地道：“好吧，我出来，不过，我还该再劝

你最后一句，老衲的‘达摩三剑’，绝非你所能敌！”

项小芸讶然目注黄一萍道：“达摩三剑乃是少林失传的镇山绝学，倘若老僧当真会用，那倒又是一桩轰动的大事了。”

只听了凡师太振声格格大笑道：“你那‘达摩三剑’老尼早领教过了，倘若你能抵得住贫尼的‘天蓬散煞十七式’，大约也不会身负重伤了！”

悟元老僧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，既是你定要冒死一搏，老衲只好……应命了！”

说着站起身来，蹒跚着向林外走去。

了凡师太早已蓄势而待，见悟元老僧走出林外，立即沉声叱道：“快些拔剑！”

悟元老僧摇摇头道：“真要用‘达摩三剑’，这拔剑的动作就是达摩三剑的第一招，自然是不用先行亮剑出鞘！”

了凡师太怔了一怔，但双目凶光大炽，凛然厉叱道：“那你就纳命来吧！”

银丝拂尘凌空一扬，但见银光万点，就要向悟元老僧当顶罩下。

悟元老僧忽然袍袖一挥，道：“且慢！”

声调嘶哑，不但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俱皆听得大感奇怪，连了凡师太也一怔住手，但冷然一笑，又喝道：“如果你有遗言，不妨说出来。”

悟元老僧叹口气道：“师太定要取老衲性命，老衲又何惜一命，不过，老衲想在最后关头再相求师太……”

了凡师太格格冷笑道：“悟元老秃，你休想又要施展诡计苟延残喘！”

悟元老僧沉凝地道：“老衲并不惜命，只不过尚有重任未

了，师太恨老衲入骨，老衲亦不愿再辩解昔年之事，师太可否断去老衲一肢，以解恨意？”

了凡师太仰天冷笑道：“贫尼要的是你的性命，要你一肢何用？”

悟元老僧咬牙道：“那么，宽限老衲十天，老衲到时会自动把人头送上！”

了凡师太厉叱道：“可惜贫尼连一时半刻也不能容你再活下去！”

银丝拂尘撒起万点银花，像漫天花雨一般向悟元老僧疾压而下。

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俱皆大感骇然，因为用拂尘做为兵刃，除非内功外力俱已出神入化才能使用，如今这了凡师太竟能使用得有如万柄利剑，实在令人目眩神移，两人不由俱为悟元老僧捏了一把冷汗，心想这老僧只怕要糟。

在那万点银花的闪耀下，已经看不出两人交手的情形，但由了凡师太并不停止猛攻看来，可知悟元老僧并没立刻伤在银丝拂尘之下。

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不由又暗为那老僧叫好，他腿部已受重伤，竟然仍能支持数招而不落败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

方在忖念之间，只听那俱为银丝光影所笼罩的光海之中，忽然响起了悟元老僧的大喝道：“老衲右腿已断，老师太可以住手了。”

手中拂尘疾挥的了凡师太尖声厉叱道：“你不必再做求生的梦了，贫尼的‘天蓬散煞十七式’用完，也就是你毕命之时！”



悟元老僧陡然长诵一声佛号，大喝道：“老衲已容忍再三，这可是你定要寻死了！”

但见那银丝光海之中突然响起一串龙吟之声，一缕寒芒冲天而起，那片寒芒随之化成了数千条白虹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最后却银花白虹俱杳，蓬蓬两声，两条人影俱皆倒了下去。